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求賢第二

唐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詔內外職事官五品以上
各舉所知一人

七月制天下有奇才異行沉伏不能自達及官人有能
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責狀封進

景雲元年十二月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
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慎擇庶僚延佇思英無忘終食
思欲蕭艾咸採葑菲不遺而高山幽曠涓濱寂寞夫以
貴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務之術今四方
選舉羣才輻輳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明三經通
大義者能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
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度雅曲和六律五音者習韜略學
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聽於受領善敷奏吐納

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

太極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將帥及
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曰將帥之任軍國斯重禦侮
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
筮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南仲方叔之儔亦
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方舉
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敬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

子懷

二年六月詔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賢得人之要在於徵實頃雖屢存貢帛無輟翹車而駿骨空珍真龍罕覲豈才之難遇將舉或未精且人匪易知取不求備瑰琦失於俗譽韜晦嘆於後時宜其博詢州里明敷幽側使管庫無遺邁軸或舉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者命所在長官訪名奏聞武勇者具言謀略文學者指陳藝業務求實用以副予懷

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起羣緣無
紹介久不聞達者咸令自舉

三年十月詔曰有懷才抱器沉淪草澤不能自達者具
以名聞

五年二月詔有嘉遁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聞
七年五月勅曰諸投匭獻書上策人其中或有懷才抱
器者不能自達宜令理匭使料簡隨事探贖仍加考試
如有可採具狀奏聞

九年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所以戰勝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齊為九合之君斯繇管仲况宇宙至廣人物至多豈乏英賢無聞韜略蓋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清統邊須將項林胡暫擾柳城非捷北虜忽驚西軍莫振罪繇失律過在無謀曹劌不言寧知登軾之効毛遂緘口豈彰處囊之竒長想古人是思擢士其有雖需簪紱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尚沉名於大澤不加精訪何以甄收其兩京中

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
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塞旗或坐鎮行軍足擬萬人之
敵或臨戎却寇堪為一堡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仍
令州縣具以名進所司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
不次用之其有身充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
未須赴集

四月勅曰戶口安存在於撫育移風易俗莫先令長知
人不易此選良難專委吏曹或未精審宜令在京五品

以上清官及諸州刺史及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竝
限勅到十日內京官封狀進外官附狀奏所舉人得官
以來一任之中能有善政及不稱所舉其舉主應須廢
貶

十一年正月丁卯制其有沉淪草澤抱德棲遲竝委府
縣搜揚

十一月南郊禮畢赦制其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長官
具以名薦

十四年六月勅曰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儒切問近思者謂之學故以陽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陰禮教親則遠無怨豈非習無不利教所繇生者乎朕所以厚儒林闢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淳朴大行華胥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歲積謂儒士為冗列視之若遺謂吏職為要津求如不及頃亦開獻書之路觀揚己之人闕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蓋寡豈弘獎之義或有未乎將敦本之人隱而未見天下官人百姓有精於經史道德可導

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
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當
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甄待以不次如妄有褒進必
加明罰

十月詔曰朕夢想賢才咨謀列嶽遂因封祀發詔搜揚
昨所臨御道場親加策問不稱所薦其數則多乃聞膏
梁之人遞相招致丘園之俊罕見褒陞豈朕勞求之意
也宜令都督刺史審更訪擇具以名薦

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澤中有文武高才者聽詣闕自舉
二十年十月駕發東都北巡狩會公卿及長吏巡幸所
至有賢才未聞達者舉之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鑒寢頃
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之際
知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以上清官
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
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春於東郊畢制曰朕之爵位唯待
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常調而安卑退跡尚慮遺才其
內外八品已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為儒道文
詞雅麗通於政術為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
加搜擇具以奏薦

二十七年正月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
許乘傳赴京

二月詔曰草澤間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為衆所知不

求聞達者所繇長官以禮徵送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旣旌於巖穴亦賁於丘園片善必收冀無遺逸然士人藏器衆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為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内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其卑官所舉人聽於所繇長官

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試通人任用之後如後有虧犯
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之人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
終始廉謹為衆所知者其所舉人與其同賞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國之急務莫若求賢頃
者雖屢搜揚士庶尚慮遺逸更宜精訪以副虛懷其前
資及白身人中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或有軍謀越
衆或武藝絕倫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薦若乃弘我風
化實惟方岳必佇其人以膺共理其京文武官五品以

上清資官并郎官據資歷人才堪為刺史者各任封狀
自舉

三載十二月祀九宮禮畢制曰朕惟熙庶績博訪逸人
豈惟振拔滯淹以期於大用間亦欲褒崇高尚將敦於
風俗虛佇之懷蓋在於此其高道不仕遁跡丘園為遠
近所知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以禮徵送

六載正月丁亥南郊禮畢制選賢推能常慮不廣三府
之辟則惟採於大明四科之薦蓋不通於小學今承平

日久士進多端必欲遠賁弓旌載空巖穴片善必錄末
技無遺天下諸色人通一藝以上各任薦舉仍委所在
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流輩遠近所推者具名
送省仍委尚書及左右丞諸司委御史中丞更加對試
務取名實相副者一時奏聞

十載正月詔朕每搜羅賢俊旌賁丘園猶慮遁跡藏名
安卑守位朕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才抱
器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審加訪擇具名錄奏

十三載二月詔自臨御已來四十餘年棧樸延想寤寐
求賢林藪無遺旌招不絕猶慮升平已久學業增多至
於徵求或遺僻陋其博通墳典洞曉玄經清白著聞詞
藻宏麗軍謀出衆武藝絕倫者任於所在自舉仍委郡
縣長官精加銓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靈武詔有直言極諫才能
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委所在
長官聞奏其詣闕自陳者聽之

二年十二月詔郡縣官有灼然清白理行尤異百姓忠孝力田不求聞達者委採訪使奏聞其有文經邦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理法軍謀制勝武藝絕倫並任於所在陳白委郡守銓擇奏聞不限人數

乾元元年四月郊祀禮畢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詔曰草澤及卑位之間有不求聞達未經推薦者一藝以上恐遺俊又令兵部吏部作徵召條目奏聞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成王為皇太子詔大赦天下
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儒周慎堪任東宮官
者務取實才不得虛薦又曰為政之要求賢是急比令
中外舉薦多非實才所以詢事考言登科蓋寡猶慮巖
穴之內尚有沉淪宜令所在州縣更加搜擇其懷才抱
器隱遁丘園竝以禮徵送如或不赴具以名聞凡與前
詔科目相當一切委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有所知者
不限人數任各薦聞如自舉者亦聽於所在投狀有堪

任用不限常資

三年閏四月御明鳳門詔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員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竝限制到一月內奏畢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王者稽古設教擇賢以禮廣徵嚴穴用副薪楨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從員舉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亦任狀
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事材力可
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竝限制到一月內奏畢
二年九月詔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
郎中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
行能聞奏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元年建卯月赦書諸色流人及左降官其中有行業夙
著情狀可矜久踐朝班曾經任用者委在朝五品以上

清望官及郎中御史於流貶人中素相諳悉為衆所推者各以名薦須當才實文武不墜道弘於人務在搜揚俾其展效其諸色人中有詞學高深兼通政理軍謀制勝明習韜鈴者委所在刺史揀擇奏聞舉薦京官四品以上正員文武官任各舉一人

代宗寶應元年九月詔曰知人則招堯舜猶難類能而舉古今常式自頃中原多故汜未小康州縣屢空守宰多闕攝官承乏者頗無舉職之能懷才抱器者或有後

時之嘆朕所以宵夜不寐側席未皇思弘政理之規冀
及大中之道而庶尹卿士列於朝廷豈無叶贊之心以
助旁求之義其内外文武官中如有堪任刺史縣令及
出身前資人中有堪任判司丞尉者宜令京堂參官各
慎擇所知具狀奏聞諸州刺史縣令既籍寮屬亦宜准
此古者得人受賞賞不踰時增秩賜金有國通典其或
任非稱職舉不當才顧多附下之心非無不適之罰其
所舉人授官後如政能尤異清白著聞三兩考後仰本

道觀察使其狀奏聞其舉主及所舉官人竝量加進改如懦弱暴政處置乖宜竝冒犯贓私等議罪論刑當亦連坐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廣德元年七月詔曰河南河北有懷才抱器安真守節素在丘園不仕為衆所知委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長本州各以名薦

十二月詔曰理道同歸求賢是急非人不乂辟士是勤

招以弓車設其壇席且憂邁軸如待神明朕臨御多方
誕敷至化慮遺巖穴載佇雲津知白珩之非寶降玄纁
於下體一自鳴鑾闕外駐驛陝郭每念明教深勞寤寐
聽正言以除國病思碩德以定人訛而猶高士鴻冥幽
人豹隱將朕之不德而禮或有遺望于旄之忠告仰少
微以嘆息耿然惕勵周覽河山藿食薇歌往而不返永
懷賢者朕甚慙焉今將意達巢居誠通卜兆一麾必起
四皓爰來敦其素風成我王道宜令行在側近府州長

官搜舉遺逸其有懷才抱器高道不仕精加訪擇必以名薦仍須以禮資遣送赴行在賁於丘園待以郎署務令申勸悉朕意焉

二年正月丙午詔常參官各舉所知堪任憲官諫官儒官刺史縣令者

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孝悌力田懷才抱器遺逸未經薦達者各委州府聞奏親當策試量能叙用

大歷元年十一月制曰周徵俊造漢辟賢良垂之典墓

永代作則天下有安貧樂道孝悌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聞朕當親自策試量才叙用

五年六月詔曰内外文武官及前資官六品以下并草澤中有碩德專門茂才異等知謀經武諷諫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觀察牧宰精求表薦如所繇搜揚未盡遺逸林間者即宜詣闕自舉親當策試量能擢用

八年正月詔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舉一人堪任刺史縣令者

十二年七月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各舉堪任
刺史者以聞

德宗以大歷十四年即位六月詔天下有才藝尤著高
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
孝悌力田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殊倫者
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限今年十二月內
到朕當親試詔中書門下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
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長官各舉可任刺史京令者

一人中書門下量才進擬後有犯者舉人同罪

興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行在大赦改元天下有隱居行義晦跡丘園者委長吏具名奏聞

貞元元年九月丁巳詔曰朕祇膺祖宗之業猥臨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求賢審官期於致理而政化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內忠良竭誠規諫洎經術之士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茲三者政之大經慮巖穴之

間尚多遺逸故科別條目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常執誼等達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
叙其第三等人委中書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
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嗟乎強學以待問進
德以及時昔公孫弘發策猶云十不得一失之正鵠必
反諸身凡為多士宜各勉

四年正月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
居巖穴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名聞薦諸色

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常參官各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之

十一年九月制曰天下有才德高遠為衆所知及隱居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州縣長吏具名跡聞薦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常參官及州府長吏各舉所知奏聞朕當親自策試

十二年三月諸州准制薦隱丘園不求聞達蔡武等九

人竝授試官令給公乘赴京到日量才叙用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即位制曰諸色人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以名聞仍優禮發遣朕當詢事考言審其才識如無人論薦者即任自詣闕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策試
十四年七月乙丑帝御宣政殿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
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
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內外
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穆宗元和十五年即位十一月制曰如有隱於山谷退
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
具名薦聞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禋禮畢大赦制天下諸色人中
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
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
限今年十月到上都

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內官吏有奉職
清勤及有賢才隱於山谷退在丘園竝具薦聞

敬宗長慶四年即位三月壬子赦書諸色人中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人師詳嫻吏理達於

教化軍謀宏遠材任邊將者委常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知限本年正月到上都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赦書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嫻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竝限來年正月到上都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赦書其有藏器待時隱身巖穴竒節獨行可激風俗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各以名聞

僖宗光啟元年正月詔曰朕每念艱難之本思拯濟之
圖治少亂多古猶今也蓋搜揚之未至非爵賞之不行
况自鄉里沽名物情賈怨朝市有爭先之黨山林多獨
往之人彼豈自窮而莫返其有文苞經緯道貫儒玄貞
遁自腴浮名不染豈無加等之命以待非常之流今委
使臣遠近徵訪必行備禮以聳羣芳且機貴研深用惟
體要運當無事固垂拱而可待時屬多虞非拔竒而不
振或有材優將畧業洞兵鈐辨勝負於風雲計長短於

主客妙得神傳之決耻成兒戲之名不俟臨機方期制
變或銷聲於屠釣或屈志於風塵勿媿自媒當期致用
至乃旁規國病動適時宜深探貨殖之源備得富強之
術排於浮議鬱彼良圖又有志擅縱橫久潛緇褐材雖
超異見辱儕流苟全一藝之工不必萬夫之敵亦有推
研歷象校步星辰言必效於機先術豈疑於億中是資
竒器孰曰異端亦在勸來佇加殊賞噫功名可慕少壯
幾何在君親則忠孝相資念國家則安危同切勿甘流

落猶拘晏安竝委使臣榜示訪求長吏津置發遣同心
體國無使淹延懸賞使能必期升擢朕雖鍾艱否亦謂
憂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當垂祐社稷生靈之有主夫
豈乏賢達我敷求咨爾將命勿孤翹矚苟自因循其間
儒學優游軍謀宏遠密陳時務願應制科者已從別勅
處分跼弛遺才沉淪末位不礙文武竝須升聞布告天
下咸使知悉

昭宗車駕至雒陽改天復四年為天祐元年赦書儻有

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武藝絕倫湮沉卑賤者仰在處長
吏搜訪奏薦如得材實當待以不次之位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山谷隱淪之士鄉閭
造秀之人仰所在長吏薦聞州府即當旌舉

二十年四月即位制曰或所在有藝行頗高為鄉閭所
推者竝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

同光元年十月詔曰側席求賢將臻至理懸旌進善式
贊鴻猷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或隱朝市遁迹林泉竝

委逐處長吏遍加搜揚津致赴闕朕當量才任使兼偽
庭僭逆已來凡有冤抑沉滯之人竝宜特與申雪仍加
遷陟

二年二月南郊畢制曰事主之道以立節為先致理之
方以賞善為本應懷才抱器不事偽朝衆所聞知顯有
節行仰所在長官將所著事狀具姓名聞奏當加甄獎
兼授官秩

明宗長興二年七月勅朝臣相次敷陳請搜沉滯簪纓

之內甚有美賢山澤之中非無俊彥若令終老乃是遺才鄭雲叟頃自亂離久從隱逸近頒特勅除授拾遺不來赴京自緣抱病非朝廷之不錄在遐邇以皆知宜令諸道藩侯專切搜訪如有隱逸之士藝行可稱者當具奏聞必宜量才任使

四年八月戊申上尊號畢下制曰山林草澤之中雖頻命搜羅而尚慮沉滯委所在良吏切加採訪的有才器藝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使

晉高祖初即位赦制曰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鷲之班將起維駒之詠應山林草萊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長吏切加搜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

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應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方切務於旁求宜徧行於搜訪委所在長吏備達朝旨具以名聞又明宗朝親屬之內宿舊之中或功名曾著於輿情或才器可裨於公政宜委中書門下量才叙錄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

任使勿拘門地資歷應致仕官或筋力未衰才能可任者將表乞言之敬難從歸老之心委中書門下商量奏聞當議升擢

三年八月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奏臣伏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為公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莫有於隱淪昭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舉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

器臣欲請降勅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司之內共集議
商擢其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改為某官某職便請
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為當才即請量加獎賞
或有乖共舉兼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繇德序
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
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慙濡翼之譏將
贖貪叨聊陳狂狷勅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
斯為急務實貞固名參國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

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無媿當仁無
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僚於縉紳之內草澤之中知
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臧盡
達於予懷用舍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六年八月壬寅詔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義之
行古有明文贊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序山林草澤
內文才武藝為衆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
當議量才叙用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庚子制山林逸士草澤
逸賢將裨教化之風且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
遁丘園者委隨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詔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文武
之才嘗備觀其梗槩方圓之用宜更察於精微俾取實
於衆多庶無遺於俊造應文武常參官仰准唐建中年
故事上任後三日表舉一人自代徵聘丘園免遺才彥
恢張名教俾厚人倫應有蘊蓄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該

博武略縱橫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訪尋當俟徵用

隱帝乾元三年兵部侍郎盧賈上言臣讀唐史見薛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原考其鄉曲之譽崇禮讓以厲已取名節以標言以敦朴為先最以雕文為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進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觀茲舊事望於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造修無行

者不宜推擇從之

周太祖即位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加
搜訪免致遺賢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祀園丘禮畢赦制應山林隱逸草
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

世宗是月丙申即位三月赦制應有懷才抱器出衆超
羣或養素於衡門或屈迹於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
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隱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

武幹畧灼然可稱者所在具以名聞

二年正月辛卯詔曰令錄之官政理之本親民總務在
幹與庶雖銓衡舊規每常慎擇而縉紳多士難以具知
爰開舉善之門以廣用才之道應在朝文武官翰林學
士兩省官內有曾歷藩郡賓職州縣官者宜令各舉堪
為令錄者一人務在強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以曾
任令錄亦許稱舉竝當擢任不拘選限資叙雖姻族近
親亦無妨嫌只須舉狀內具言除官之日仍署舉主姓

名若在官貪濁不公懦弱不理或職務廢闕或處斷乖
違竝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仍令御史臺催促本官旋
具奏聞限兩月內舉狀齊足如出使在外者候回日准
此指揮務在稱揚循吏激勸官途庶符用乂之方共布
惟和之政

四年正月詔曰應有文學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縣
官等臨事強明在任有所振舉為衆稱舉者宜令所在
長吏具名奏聞在朝文武臣寮於知識人中有如此者

亦可公舉竝當擢用待之厚祿

六月勅應在朝文武官各令稱舉一人堪充令錄及兩使防禦團練軍事判官者自前或有公過微有所犯者亦許稱舉餘准此顯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札處分八月辛未詔曰文武之道迭用軍旅之事非輕朝廷方整車徒欲清區宇咸資戎事甚渴雄才勇鷲之人每延頸而在念炤臨之內非博訪以難知應在朝上將軍統軍大將軍將軍率府率副率等宜令各舉有武勇膽力

騎射趨捷堪為軍職者三兩人仍具年籍及歷職去處
奏聞如已在禁軍者不在稱舉俟舉到日竝當此職騎
射看驗人材雖是姻親亦許公舉但於狀內具言如任
用之後不副所舉即量事輕重連坐舉主

五年正月乙巳詔在朝文武官宜令各在舉堪任幕職
令錄者一人

冊府元龜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審官

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治亂在庶官是知求賢審官有國所重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王者奉若大猷竝建百職莫不登進俊傑慎簡才德量能授事使人以器是以不能者止而能者競勸官修其方吏善

於職庶政允穆而治道康矣斯則稽古用乂為邦之大要也原夫設官分職所以建民極而亮天工授方任能所以熙王度而經事典大雅之作實美於能官三代之隆皆繇於得士故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斯不可以不慎者也

虞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訪羣臣有能起發其

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亮明惠順疇類也求其人使居百揆

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四嶽同辭而對禹代繇為崇伯入為

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

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臯陶

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名棄姓帝曰俞汝往哉俞者然其所推

之賢汝往哉者不許其讓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

也衆人之厄在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

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

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冠賊姦宄猾亂也夏

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

刑宮大辟服從也

五服三就

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

夫于朝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

之俾為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惟明克允

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

蠻夷華夏咸信服無敢化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

誰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其職事

垂拜稽

首讓於艾斯暨伯與

艾斯伯與二臣

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

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蓋所讓四

人皆在元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

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也郊廟之官

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伯拜稽

首讓於夔龍

夔龍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不許讓

帝曰夔命

汝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教以詩歌中和祇庸孝友

直而溫

寬而栗

教之正直而溫和寬洪而能莊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剛失入虐簡失

入傲教之詩言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聲依永

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律之音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相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磬音至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

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可知

帝曰龍朕嚳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聖疾

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

帝曰咨汝二十

有二人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

欽哉惟特

亮天工

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

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

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
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漢高祖時趙堯為符璽御史時高祖為趙王如意置貴
疆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久之高祖持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

堯言堯可為之餘人
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
行以質其言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

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

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乃以為左馮翊

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帝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成帝時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

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擢為姦利者

擢專也辜擢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

者輒有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奸賊數千萬帝以為任公

卿

任堪也

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後至宰相

後漢光武即位以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

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

載識文曰孫咸征狄也

羣臣所推唯

吳漢及景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然吳

將軍有建大策之勲

謂發漁陽兵也

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

大

苗魯謝躬

舊制驃騎將軍與大司馬相兼也

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

驃騎將

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

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辛亥詔曰朕思延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予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

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竝可以補任

和帝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曰元首不

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於天

謫譴責也禮曰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

之食深唯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

人武帝元和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

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任堪也音仁林反

既而悉以所選郎出

補長相

長縣長相侯相也十三州志云縣為侯邑則令長為相秩隨令長本秩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

漢官儀三署謂五官

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考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侍郎郎中議郎四等無員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
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繇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魏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會司徒缺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

唐彬為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並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

帝以問散騎常侍支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華恒為太常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以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秋八月帝臨昭陽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揀擇量能叙用

太武神麌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

孝文謂公孫良曰項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穆亮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於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選舉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高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

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

廣陵王羽為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嘗顧謂羽曰考課之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道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帝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嘗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又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為何品

羽對曰諸司直竝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為獄官聽
訟察詞無大差越所以為二等者或以覩事利鈍或以
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為
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帝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
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為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
大事須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
為上等今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苟欲不採事無所據
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未必是善所以然者或

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為惡或將勢抑賤人以為好然
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繇於此局事須冰清
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
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皆甘心若賞不
能盡無以勸厲如臣愚見願不行賞帝曰朕昔置此官
許三年考陟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
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擇之於公何能盡其
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舉羣

臣善量所以

太和十九年十月壬戌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

宣武延昌中臨朝堂親自黜陟授明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甚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復以清濁為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啟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

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自相親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
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
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軀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
何惜所輕帝笑曰卿欲為朕拓定江東揃平蕭梁揃平
拓定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寔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予
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
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
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

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勇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孝明神龜中辛雄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務精才實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己未於顯揚殿簡試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刺員非才者他轉之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帝勅羊深與常侍盧道處元晏

元法等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辛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帝遽改授緯雒州刺史

高宗龍朔二年五月丙申大司憲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左肅機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為司宗正卿司刑少常

伯侯善業為守詳刑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學士上官儀為西臺侍郎檢校左相許圜師為左相司列少常伯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左中護賀蘭敏之為左侍郎弘文館學士德玄等所授官竝帝自注定既而謂李勣等曰朕所授未知允當與否選賢任能雖帝王之所務然臣下宜各進乃誠舉不失選疇咨僉議必盡是心上下情通何憂不理但為永徽以來頗聞朋黨懲艾此事實亦生疑今不共公等商量則自注定自覺專固以為媿

也勳等引咎拜謝及許圜師等入謝帝謂曰構大廈者必藉羣材理天下者必資良佐比來食祿之官多不稱職或遽相朋附或忘公徇私庶政未康或繇於此我所以就中揀擇親注此官各宜用心勿踵前弊無令後人嗤失鑒也

中宗景龍元年十一月制曰共理天下者在良二千石宜令中書門下於內外揀擇必取材望兼優公清特著可以宣風導俗具以名聞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丙子制曰建官惟賢典誥丕訓任人以器先王令圖蓋欲庶政和平萬邦祇乂朕以寡昧克纘休業求衣側席無忘寤寐頃屬奸回擅權撓亂綱紀互相引進遞為比周黜汙清朝實繇於此遂使玉石無辨涇渭莫分其制勅授官宜令所司勘責不因別功遂越賞授先有負犯因冒得官竝量事處分彰善瘴惡異等區分臬鸞不接羽蒿蘭不同類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二年十月勅曰寅亮天工弼諧庶績宰臣之任也彰善
瘅惡激濁揚清御史之職也政之理亂實繇此焉朕丕
膺鴻緒三年於茲日旰而食夜分而寢萬乘非樂四海
為憂思欲小康蒸人允答羣望懲勸之詔歲月相仍然
耳不聞彈劾之聲目未覩剛正之舉豈內外寮吏咸未
循公邪將有司迴避隱惡不聞邪每念於此怒焉如疚
言而不行責在薄德知而不奏誰之過歟御史等不樹
朝綱合從屏黜但緣未親處分志在含忍宜許自新以

圖遠効内外文武官有老弱疾患貪暴侵漁不舉職事
材職不相當者三日內各錄狀進外州刺史上佐多不
簡擇内外之職出入須均京官中有材幹堪理人者量
與外官外官有清慎者與京官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壬申制曰朕聞天為大者孰先於
育物物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緬
鑒前列深為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
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在乎三載既以百姓

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
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怨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
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頽靡苟且尚多何吏之殊尤寂寞
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憮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
蓄閭閻薦饑加以黜陟頗多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
次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職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
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頻有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
常均永為常式課最超等必議陞選循默守常必加黜

免昭昭賞罰可不慎歟昔子產相鄭以致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壠畝蠶者勤績紡既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知朕此心

三年六月戊午勅曰刺史宜兼於京官中簡擇歷任有善政者補置於司農太府少府等司既掌財物已知次第復稱執事不在取限

八年勅曰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臣百揆時叙必在得賢萬邦咸寧期於共理郎官出宰抑於前事方伯登台聞之徃躅頃來朝士出牧例非情愿緣沙汰之色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懷耻亦朝廷勲舊甞鎮外臺却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人衆以為榮為官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牧守內精擇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中簡授其臺郎已下除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賢良靡遺庶績其凝

九功惟允即宜銓擇以副朕懷

十二年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為吏部侍郎
王易從等為諸州刺史因勅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
崇教化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有
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

二十四年帝以諸州別駕長史司馬佐刺史之理命有
司考其勤勞及有政者遂以衛州長史盧見象等二十
二人遞遷其職制曰善為理者固道在至公能官人者

俾才無滯用今之羣吏列於郡國績有可考政或可觀
既久於所職當叙之以位衛州長史盧見象等頃在條
察克著聲猷計年有成以時議進期乎知勸且曰無遺
彼欲速者自銜而至廉耻之道喪于進之責深悠悠斯
人朕無所取凡百在位宜悉乃懷

天寶十載詔曰共理親人在於郡守縣令今二千石朝
廷精擇咸得其人縣令委之選司慮未盡善孰若連職
同官見其踪跡宜令天下太守各舉堪任縣令一人善

惡賞罰必及所舉所司仍明作條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簡擇郎官有堪任太守縣令者委京清資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薦聞

二年正月大赦詔刺史上佐錄事參軍縣令委中書門下速於諸色人中精加訪擇補擬判司丞已下宜令所
繇銓揀

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朕聞劾官者必量力而授任致理者亦擇才而簡能况風化之源本資於長吏升降之義

用明於朝典古之建萬國親諸侯蓋以撫綏黎民宣布
王化則今之令長古稱子男矜孤恤寡均徭省賦皆是
職也朕以薄德恭膺寶位屬殘孽猶聚戎軍未戢雖憂
國之計且務於濟時而恤人之心每深於惠物將求厚
俗必在審官至於刺史治中皆制命所授辨其材術蓋
在朝廷先令中書門下精加擇訪務德惟良如非理人
之材竝即量宜改授且諸縣令員數應多如聞處理之
間廉平者少或使司所奏以功見稱或主司所擬循資

而授儻乖任用空忝親人或有案牘之間曾未閑於令
式征賦之際皆委任於胥徒繇是吏轉生奸遂為蠹政
人不堪命因而失業興言及此良用憮然夫易柱以調
弦聲之和也革弊而從理政之體也漢宣帝曰與我共
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知方嶽之任足以委黜
陟之權矣凡諸道節度皆職備防戎政在理兵豈遑廉
問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則乘驛暫往難於委知諒
無益於澄清反有增於勞擾其天下縣令各仰本州府

長官審加詳擇如有衰老暗弱或貪財縱暴不開時政
為害於人竝具名錄奏即與改替其才職相當者竝依
舊奏定已後有不稱者所錄官長量加殿黜庶理人之
職無或謬焉又入仕之流本期展用且無事實豈可徒
勞今員外之官所在甚衆既不整務空効馳驅將適鄉
閭復拘職守念其旅寓良可優矜應州縣見任員外官
竝任其所適計秩滿後各與成資仍於本色內減一兩
選與留其先緣罪累貶授者不在此限如員外官中材

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任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古之任官必寄成政如長吏數易則綱條不恤所以人懷苟進之心俗靡居常之業比者或開此弊實謂未便於時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更不得數有移改善政聞於上則當議擢遷如道失厥中亦自申懲誠黜陟之道固有彛章又比來刺史之任皆先奏州縣官屬苟為改作孰免顏情自今已後除帶刺史判官外一切

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後察有罪累及不稱職者任其
狀奏聞請然後量所與替其刺史非兼節度但有防禦
使者副使判官委於本州官中推擇亦不得別奏人竝
委中書門下者為常法庶使官無失位政有常經宣示
天下宜知朕意

德宗嗣位以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李涵和易無搏擊
之才除太子少傅以父諱少康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光

祿卿

貞元二年正月詔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
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下清官及
大理司直評事等頃者令內外新授官人三月內上表
舉一人自代欲於中選才堪者任用比來所舉多有無
實殊乖所謂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
承前事跡如有政能行義藝業勞効各分析言之

四年九月癸酉詔中書門下選常參官曾為牧守理行
有聞者具名聞奏與諸薦守宰論政事知所任者具名

封進應被舉官等令御史臺及吏部檢校勘資次勿令踰越然後臨試處分仍永為常式

十五年正月以右諫議大夫知匭使田敦為兵部郎中敦素承顧問帝將用為兵部侍郎又疑其年少故且授郎中

憲宗時宰相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為學士帝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

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擇刺史縣令

宜委門下中書省御史臺官有所請知即具薦聞如賊
汚賤人當坐舉

長慶元年以兵部尚書李絳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
蕭俛為兵部尚書制曰絳俛皆本朝先後之名相也而
吏司為劇俛固以疾辭兵務差閒絳處之餘裕各令總
理庶謂得宜

文宗太和五年五月丙辰以新授太子賓客王堪為均
王傅堪前為將作監修太廟違慢罰俸及授太子賓客

給事中李固言曰調護之重不宜坐馳慢以居之故再
有此命

開成元年四月壬申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李石曰有何
人候對石曰有令狐楚鄭肅等石奏曰陛下今日令諸
有司官各以公事面奏未知決事之時對臣與單伏候
臣等退帝曰有司公事見亦無爽帝又曰吏部中事非遷
才安得撫實無濫且欲變更得否石曰縣令錄事參軍
改變即得諸官且循舊為便帝曰選曹豈辨賢愚但若

配官耳乃詔兵部侍郎知銓事崔鄴尚書右丞知銓事
鄭肅問曰縣令錄事參軍如何比擬曰資序相當省問
其為官之道堪即注擬帝曰依資合得才不堪者如何
鄴曰與遠處慢惡官帝曰若以遠地為慢惡與不堪者
即遠人何若也殊可哀憫尤須擇良吏處之帝曰朝廷
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用非其才何繇得理宰臣對曰
陛下求理意深百司述職至少今悉令有司官候對一
一處分即何憂不理皆稱賀而退又召御史中丞李翊

兵部尚書判戶部王超禮部尚書高鋈鴻臚卿李達司
農卿李玘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
心方得必理勉務躬親公事

六月丙寅宰臣奏事於紫宸殿鄭覃等奏南省闕丞郎
請用秘書監張仲方帝曰中臺郎朝廷重選仲方為京
兆尹華州刺史不聞其政苟授之如有政者何帝前以
渾瑊勳閹之家疑其昧於政事將不與郡宰臣亟請之
今又以仲方官業無聞不得在丞郎之選宰臣等稱賀

而退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且聞外郡甚有無政處卿亦知否李固言曰臣見說鄧州王堪衰老頗甚隨州鄭襄亦無政術帝曰王堪豈不是貞元中御史否時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猶在又問唐州是趙蕃否宰臣皆曰是鄭覃曰王堪臣見是舊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聞事未詳審不敢指說宰臣退召起居張次宗問刺史次宗曰王堪

實衰老恐須與替御史中丞狄蕪奏本司事帝亦以
三郡訪之蕪暮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老已及之鄧州疆
土缺館驛多須才力任持方可集事又數道防秋兵路
出鄧州饋餉之繁不供是懼唐州趙蕃未聞有過隨州
鄭襄臣素不識又問鄧州有何土產對曰所出止於鹿
紬絹與數種藥列在貢籍至如南都賦穰橙鄧橘亦無
其實蓋以蕪暮嘗為鄧州刺史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天寶不治當

時姚宋在否李珣曰此時姚亡宋罷珣又曰玄宗謂羣臣曰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陳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多時楊嗣復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惑陛下頃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有變臣以為用房魏多時不為不理用邪佞一日亦不可耳帝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嘆曰宋中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儒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者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

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帝又曰居晦作得此官朕
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
君上要知之事朕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制文古者郎官出宰公卿理郡
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興扇此道稍消
頡頏清途便至顯貴理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
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朕為政之始思厚時風軒
墀近臣益備顧問如其不知病苦何以應朕訪求自今

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敗累者委宰臣不得進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畢制曰共理者太守之官親人者縣宰之任戈鋌稍弭政術為先刺史縣令有勸課農桑招復戶口增加稅額檢勘不虛委本道觀察使條件奏聞當加進陟如貪墮不理害及於人者速便停替務於葺養稱朕意焉况親人之官無先於令錄致治之道必擇於才能苟選任不自於朝廷則恩澤全歸

於侯伯近日諸道奏請授官人數轉多闕員全占交隲體例須正條綱委中書門下舉舊例條理奏聞刺史總一州之政縣令專百里之權至於糾督之司竝為親人之任偽朝取士多不擇才蓋自藩方奏論因及權勢囑託公行賄賂蔑顧典章到官惟務於誅求在任莫司於葺理或聚蓄更希後任或掬歛以報前恩上下相蒙遠邇為害生靈困弊職此之繇自此牧守令錄之官委中書門下精加選擇至於三銓注擬亦在審詳吏能如貪

猥有聞不得更受令錄及到官後委本道觀察使切加
銓轄仍勒本州判官專為察訪如掩贓罪不具聞奏豈
為獨罪本官兼亦累及長史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以右驍衛大將軍李從朗領楚
州防禦使從朗前朝宗子帝之姻屬也唐淑妃王氏累
為請命懇求郡寄帝以前歷四州不聞其政故與其名
錫其俸而著於班不令釐事

周太祖廣順元年九月丁亥以司封員外郎桑能為鳳

翔少尹殿中侍御史竇元靖為京兆少尹司門員外郎
宋曙為陸渾令工部員外郎易弼為贊善大夫右補闕
高守瓊為登封令桑能維翰之庶弟也元靖貞固之庶

兄也

先是晉命將終漢宣初建三署清華之地雜冗屑
無才行者處之歲滿序遷漸至華顯有職者耻與

之為伍蓋當塗者不慎小官也至聖朝出此數人
而擢英翹之士簪纓之間賢不肖始似有區別矣

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帝謂侍臣曰去歲濟州臨邑
民來訴災瀰尋命使臣遍與通檢所望供輸咸得均濟
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通檢咸忿其訴災者至有潛藝

其家產者朕自聞之極深軫憫侍臣對曰時季以來民
多疾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猶親人之官
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受弊

七月丙戌帝謂侍臣曰藩郡賓職下至今錄皆親吾民
事任非輕也所宜歷試求人委之共理宰臣奏曰人有
雖負文學不能幹事者有藝不及人能幹事者有貌鄙
言訥通理道者有竒資辨言昧時務者求人之道自古
為難帝曰豈朕不及前代明王何竒材名士未盡出邪

冊府元龜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七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務農

禮記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周禮地官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王符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其有穀

也故曰所寶惟穀又曰食為民天是知食居八政之先
穀乃六府之一天下之本其惟農乎先王繇是申勞農
之典立勸桑之制或下詔以敦勉或設官以案行重其
力則俾之孝悌同科惜其功則不使小罪徵召此皆務
農之深旨也故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
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則知王者務農
之道其太平之本歟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天下

號曰神農氏。

帝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

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

利。

帝舜命棄曰：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難播布時是也。衆人之

難在于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周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

言早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成王親與后世子出觀農事其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

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曾孫謂成王也饁饌

饋也田峻司稽也喜讀為饁酒食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番至則又以酒食饋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又率主田之吏使民耕田而種百穀

故作噫嘻之詩曰率是農夫播厥百穀

漢文帝二年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

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衣食之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務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

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

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辟讀曰開

歲一不登民有饑色

登成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

從事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

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

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歲

田租之半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廛身從事

瘠古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本農也末賈也言農

勤字與賈俱出租無以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

纂赤組也紅請曰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

則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

省繇賦

者所領切繇音徭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三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

間歲或

不登意為未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

種樹可得衣食物

樹植也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

坐贓為盜

發民用其民用其資以雇

取庸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又食貨志云時

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屨較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

武帝元狩三年秋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又末年

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

富民沛郡蘄縣之鄉名也欲百姓殷實故

取其嘉名也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加農以趙過為搜粟都

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

畦壟也音工免切字或作畝

歲代處故曰

代田古法也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詔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

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名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成帝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

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

劭勸勉也音時召切

薄其租稅寵

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

者衆將何以矯之

鄉讀日向矯正也

方東作時

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東作

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農夫服田厲其耆力乃有秋收也

其勗之哉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一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課農桑

平帝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蓋紀

漢盛時之數

據元始二年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也

後漢光武中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

明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年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課農桑去其螟蠹以及蝥賊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
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
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

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

負猶憂也

其令郡國募人無田

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
傭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
本鄉者勿禁

和帝永元五年九月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

穀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魏明帝時司馬芝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宗本抑末務農種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書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

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富足之繇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爨種麥穫禾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

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帝從之
晉宣帝初為魏國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謨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武帝時石苞為司徒苞言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因

下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
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繇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
廣加承征役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種
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
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
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
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
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

泰始五年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

元帝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爇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汎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

後魏孝文延興二年四月庚子詔工商雜役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以種菜果

三年二月癸丑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三月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傷

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勅
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
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
遺利

四年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
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獄官
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
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

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庚申朔詔迺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時要月民須肆力其勅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

十三年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

十六年六月甲辰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常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

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耘耨失時可遣
明使檢察勤惰以聞

二十年五月丙子詔曰農唯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
所宜敦勵其令畿內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田
者具以名聞

七月丁亥詔京民始業農桑為本田稼多少課督與否
具以狀言

宣武正始元年九月丙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

及秋播麥春納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

後周武帝建德四年正月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桑百司分播躬自率道事非機要竝停至秋

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丙申北巡狩戍戌勅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

酬賜務從優舉

唐高祖武德五年四月戊辰謂羣臣曰比者兵革事
煩不遑隴畝今諸方畧定軍國無虞太平之基在於家
給人足今茲麥既大熟宜停庶務每司別留一二人守
曹局餘皆宜休假親事務農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
放收獲

六年六月乙未詔曰有隋喪亂區宇分離百姓凋殘弊
於兵甲田畝荒廢饑饉薦臻元元無辜墮於溝壑朕膺

圖馭極廓清四海安輯遺民期於寧濟勸農務本蠲其
力役然而邊鄙餘官向或未除頃年已來戎車屢出所
以農功不致倉廩未登永念於茲無忘寤寐今既風雨
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通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
此倉廩之積指日可期特為漚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
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頃其公私債負及追徵輸
送所至處且勿施行尋常營造役使工匠事非急要亦
宜停止見在囚繫事未決斷旁引支證未須追迫司攝

常務竝宜且停內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播皆盡九月三十日其軍機急速及盜賊之事不在停限州縣牧宰明知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太宗貞觀四年四月帝以夏麥大稔謂御史大夫蕭瑀曰前代帝王以麟鳳龜龍為嘉瑞朕以民安年豐為上瑞公謂若何在位者皆賀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辛卯勅戒諸州郡督刺史縣令務盡地利禁游食

玄宗開元四年九月壬寅詔曰關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便恐飄零緣頓差科時日尚遠宜令併功收拾不得妄有科喚致妨農業仍令左右御史檢察奏聞

十二年六月壬辰詔曰有國者必以人為本固本者必以食為先王於是務其三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歷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疇未

均墾以是軫念遣使臣恤編戶之流亡闢大田之衆寡
至如百姓逃散良有所繇當天冊神功之時北狄西戎
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
弊於今患之且違親越鄉蓋非獲已暫因規避旋被兼
并既冒刑網復損產業居且常懼歸又無依積此艱危
遂成流轉或因人而止或傭力自資懷土之思空盈返
本之圖莫遂朕處荷丕構子育萬姓立德非宜而茲弊
未革納隍馭朽實切於心既深在予之責思弘自新之

令其先是逋逃竝宜自首仍能服勤墾畝肆力耕耘所
在閒田勸其開闢逐土任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
租庸一皆蠲放若登時不出或因此更逃習俗或然非
以為法且阻我誠信是紊我大綱爰及所繇須加嚴限
且天下風壤多有不同地既異宜俗亦殊習固當因利
制事不可違人立法宜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
融兼充勸農使巡按人邑安撫戶口所在與官僚及百
姓商量處分乃至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

續狀奏聞務令安輯勿使勞繁當行賞罰之科各竭忠公之力所到之處宣示百姓達我勸人之心

十五年五月丁酉是日夏至賜宰臣及供奉官諸司長官各綬絲先是帝命宮中養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以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

十六年十月勅曰諸州客戶有情願屬邊緣利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即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情愿者隨其所樂具數奏聞

十七年春正月丁酉詔曰獻歲發生陽和在候乃暘
庶方就農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務一切并停百姓間有
不穩便事須處置者宜令中書門下與所司喚取朝集
使審向商量奏聞

二十一年正月詔其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
助春事

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
穫謂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

艱難也因分賜侍臣等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以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二十九年制曰古之為理必順時行令獻歲發春仁氣育物直叶陽和之德以勤播種之務天下諸州委刺史縣令加意勸課仍令採訪使勾當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擾其今月諸色當審人有單貧老弱者所司即揀擇量放營農至春末已來竝宜准此

天寶五載正月詔曰今土膏既動農事將興丁壯就功不可妨奪其不急之務一切竝停

九載七月詔曰農為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積是以愛人存乎重穀勤政在乎厚生俗之所資何急於此如聞遠近每至秋中穀禾熟時即賣充馬藁苟求規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靜言斯弊實資懲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三京及天下諸郡竝委所繇長官嚴加捉搦如非成熟不得輒刈犯者量決四十仍

榜示要路咸使聞知

十四載正月詔不急之務一切且停待至農閒任依常式

肅宗上元二年正月詔王者設教務農為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將興敦本勸人實惟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縣令各於所部親勸農桑

九月詔曰田功在謹農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種穀諸州等各置司田參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

人於當縣揀明閑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乾元元年建卯月御明鳳門大赦詔其建辰月應蕃曠騎宜
三分量留一分其餘即放歸營農至建巳月任依常式
諸州刺史縣令及司田參軍令設法勸課令其耕種不
得失時貧不支濟戶仍方圓處置量事借貸務令存立
歲終巡案量其功效

代宗永泰元年正月朔大赦制曰農政本也食人天也
方春之首重於東作除軍興至急餘一切竝傳令百姓

專營農事其逃戶復業及浮客情愿編附者仰州縣長吏親就存撫特矜賦役全不濟者量貸種子務令安集大歷十三年正月壞京畿白渠磴八十餘所以妨奪農業也帝思政理之本務於農人以田農者生民之源苦於不足磴碾者興利之業主於竝兼遂發使行具其損益之繇僉以為正渠無害支渠有損乃命府縣凡支渠磴一切罷之時昇平公主上之愛女出降駙馬都尉郭曖有磴兩輪并曖父子儀有磴兩輪竝在支渠內公主

聞之不特入謁乞留此磴帝曰公主曰吾為蒼生爾識
吾意可為衆先公主遂即日毀之由是諸磴不令而毀
者非一百姓使之自去冬少雪是日雨雪豐霈咸以為
聖感

德宗貞元五年五月初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詔文武
百辟進農書獻種稔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百僚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
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二十年詔曰理化之本繫乎京師副朕憂人屬於長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輸朕懷

憲宗元和七年四月詔曰農桑切務衣食所資始聞閭里之間蠶織猶寡所宜勸課以利於人諸道州府有田戶無桑處每檢一畝令種桑兩根勒縣令專勾當每至年終委所在長吏檢察量其功具殿最奏聞兼令兩稅使同訪察其桑仍切禁採伐犯者委長吏重加責科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勅以修築河陰院恐妨農務罷之

文宗太和二年二月勅李絳所進則天聖后刪定兆人
本業書三卷宜令在所州縣寫本散配鄉閭

開成元年十二月壬子御紫宸殿謂宰臣曰深以宿麥
為憂今日東風應即有雪鄭覃對曰正月得之亦未為
晚

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勅勸課種桑比有勅命或能增數
每年奏聞如聞都不遵行恣為剪伐列於市肆貨作柴
薪自今州縣切宜禁斷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制應天下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繇等計會雖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拆及願歸復多以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閒田從今後如有此色勒鄉村耆老與所繇并鄰近等同田產人且為佃時與納稅錢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任便收租佃者為主逃戶不在理論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毀除斫伐如有違犯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繇等不檢校之罪

二年正月制云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有國有家捨此無急如聞州府之內皆有閒田空長蒿萊無人墾闢與其虛棄曷若濟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人課勵耕種所收苗子以備水旱及當處軍糧憂念農耕是資牛力絕其屠宰須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訪聞都不遵守自今已後一切禁斷

二月刑部奏牛者稼穡之資邦家所重雖加條約多有違犯今後請委州府縣令并錄事參軍嚴加捉搦如有

牛主自殺及盜竊殺者即請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嚴加止絕

五年正月勅畿甸及天下府州應屠牛宜起大中五年五月一日後三年內切加禁斷如郊廟享祀合使者即以諸畜代之中書奏曰屠牛之禁格令至重此立條流必令禁斷臣等商量應天下諸州府如有牛死便於所在經官陳狀勘驗無他故然後使令就市解剝貨賣不得更將歸私家如有屠牛事發不唯本主抵法鄰里保社

竝須痛加懲責本縣官吏委刺史節級科罰仍委諸道
觀察使各逐所管州縣穩便更別立條制須極嚴峻務
令止絕其行勞處亦准此禁斷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駕出北門觀麥翊日謂侍臣
曰昨日出城詢諸父老苗稼滋潤牛驢皆肥喜形於色
朕亦樂之左右皆賀是月蔡州進新繭宣示庭臣

長興元年三月車駕出上陽門觀稼至晚歸宮

二年三月陝州准詔放獵戶歸農

三年三月帝觀稼於郡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來者
帝閔之賜耕牛三頭帝顧謂侍臣曰朕昨日以雨霽暫
巡綠野遙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羣羊俯而察之乃貧
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
落之間自勤於稼穡也是時帝哀貧民多無耕牛斲地
以種延光以為勤於稼穡非主上憂民之意歟

九月壬午帝幸南莊翊日謂侍臣曰朕見西郊種麥已
生民之辛苦深可憫念帝憂民之旨無日暫忘

十二月甲寅詔曰富民之道莫尚於務農力田之資必先於利器器苟不利民何以安近聞諸道監治所賣農器或大小異同或形狀輕怯纔當墾闢旋致損傷近百姓秋稼雖登時物頗賤既艱難於置買遂抵犯於條章苟利錐刀擅興鑪冶稍聞彰露須議誅夷緩之則贍國不充急之則殘民轉甚加以巡檢節級騷擾鄉閭但益煩苛殊非通濟欲使上不奪山澤之利下皆遂畝畝之宜務在從長庶能經久自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

物竝許百姓遂便自鑄諸道監治除依常年定數鑄辦
供軍熟鐵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
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
自揀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鋪戶等一切竝廢鄉
村百姓只於係省秋夏田畝上每畝納農器錢一文五
分足各隨秋夏稅二時送納去

後歷晉漢周
皆不改其制

四年三月帝幸龍門七星亭農事方春田民遍野帝見
其刈桑稼樹枉駕勞問親自勸課其月辛酉太原石敬

塘進耒耜一具時帝嘗巡幸近郊見農民田具細弱而
犁耒尤拙曰農器若此宜其無所獲也因詔河東河北
進農具以為式樣太原首有是進降詔褒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前隴州長史杜筵進策曰伏見
近年百姓頗遇災荒縱納得王租即不充口食此蓋播
種不廣頃畝無餘既稅外無溢數之苗致民中有不及
之弊且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伏請曉示天下應有荒田一任百姓開種候及三年

外即檢炤所開種頃畝多少量納一半租稅所貴家國
富饒上下通濟者勅曰闢彼汙萊期於富庶方當開創
正切施行往日雖曾指揮漸恐廢墮當重申於勸誘期
共樂於豐穰宜令逐處長吏遍下管內應是荒田有主
者一任本主開耕無主者一任百姓請射佃蒔三年內
竝不在收稅之限

七年二月丙午勅鄧唐隨郢諸州管界多有曠土宜令
逐處曉諭人戶一任開墾佃蒔仍自開耕後與免五年

差徭兼仰指揮其荒閒田土本主如是無力耕佃即不得虛自占吝仍且與招攜到人戶分析以聞

少帝開運二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陶穀奏竊以稼穡為生民之天機杼乃豐財之本是以耕耜在御王者用三推之儀鞠衣載陳后妃有躬桑之禮則知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斯須忽於農桑也又司馬遷著書曰齊魯之間千畝桑安邑千樹棗其人與千戶侯等伏見近年以來所在百姓皆伐桑為柴忘終歲之遠圖趨一日之小

利既所司不禁乃積習生常苟桑柘漸稀則繒帛須缺
三數年內國用必虧雖設法課人種桑且無及也舊木
已伐新木未成不知絲綿欲憑何出若以下民方困不
可禁之儻斫伐一空所在如是歲或不稔衣食盡亡饑
凍逼身須為羣盜圖難於易哲王令猷作事謀始有國
常務乞留眷覽詢訪輔臣欲望特下明勅此後不得以
桑棗為柴官場亦不許受納州縣城門不令放入及不
得囊私置賣犯者請加重罪勅曰陶穀方思豐國切欲

勸農以貿易於柴薪多斫伐於桑棗請行禁絕宜舉科
條仍付所司

漢隱帝於乾祐元年二月即位三月殿中少監胡崧上
言請禁斫伐桑棗為新城門所繇專加捉搦從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勅農桑之務衣食所資一夫不
耕有艱食之慮一婦不織有無褐之虞今氣正陽春候
當生發宜勤用天之業將觀望歲之心應諸道州府長
吏宜勸課耕桑以豐儲積編民樂業仍倍撫綏

二年正月勅諸道府州吏六府允修無先重穀九扈分
職厥惟勤農今則東作聿興西成係望我有羣后政在
養民苟不懈於行春諒倍登於多稼卿分憂事任道俗
庶平樹以風聲靡如草偃必汙萊之地竝作百廛游惰
之民咸勤四體用洽帶牛之化更彰棲畝之謠眷倚之
懷寤興斯切詔到卿可散下管內勸課鄉縣百姓依時
耕種栽接桑棗勿縱遊惰務在精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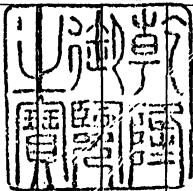
三年正月詔曰宜令三京及諸道州府委長吏指揮管

內人戶勉勤耕稼廣闢田疇勿使蒿萊有廢膏腴之地
務添桑棗用資種養之方仍令常切撫綏不得輒加科
役所貴野無曠土廬有環桑致穀帛以豐盈遂蒸黎之
蘓息

世宗顯德二年二月帝曰自古厚農寶穀故家給人足
近世以來俗尚輕巧若使耕稼者有利游惰者無歸則
自然倉廩實衣食足澆浮之風當自息矣宜令遍示天
下厚農桑薄伎巧優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輩以稱朕意

焉

二年八月詔課民種樹其上戶所種每歲須及百本其次降殺有差又令民每口種韭一畦以助其食



冊府元龜卷七十